



汴京幻異記卷之五

大梁李濂川父

神異

葛將軍

至和初仁宗不豫昏不知人者三日既愈自言夢行荆棘中周章失路有神人被金甲自天而下謂帝曰上帝以陛下有仁心延一紀之壽帝曰吾何以歸神人曰請以臣之車輅相送帝登車問神何人曰臣葛將軍也帝寤令檢按道藏經果有葛將軍主天門之事因增其位號於大醮儀中立廟京師邵氏聞見錄

五通神

嘉祐中臨川人伍十八以善製紗帽入汴京止于鄉相晏元獻宅前爲肆以待售一日至保康門遇五少年趨氣毬伍素亦習此即從少年趨之少年見伍頗妙相與酬酢不已時日已西四少年欲去曰大哥不歸乎曰汝先去吾與毬士飲酒耳乃邀伍登房家樓飲酒盡四角問伍本末甚詳飲罷取筆帖付伍曰汝持此於梳行郭家取錢十千與汝作生業伍受之繫衣帶間少年又曰夜深矣汝勿歸且相隨至吾家宿可也伍從之行至一處引生於三室前指一明亮者

曰汝臥此中終夕勿出戶雖有溲溺亦於壁隅也又戒曰慎勿窺此二室將驚汝生唯之頗疑其言未曉輒起推二室戶扉窺之一室四壁皆釘婦人嬰兒甚衆一室有囚無數方拷掠號泣生畏而退復就室臥俄聞宰相入朝傳呼聲伍不復寐待旦而去及天明乃在保康門內西大石上顧視筆帖仍在遂持詣郭家取錢如數與之伍自是謀運稱遂其後家於楚州五少年者京師人所謂五通神也

能改齋漫錄

佛牙

熙寧中余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

一佛寺子先謂余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余乃齋潔取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颯然湧出莫知其數或飛空中或墜于地人以手承之即透過着牀榻摘然有聲復透下光明瑩徹爛然滿目余到京師盛傳於公卿間後有人迎至京師執政官取入東府以次流布士大夫之家神異之迹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雷火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雷所震其堂之西室雷火自窓間出赫然出簷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

火息其舍宛然墻壁窓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釵者銀悉溶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謂火當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吾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而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以上俱夢溪筆談

行兩羅漢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禱甚力一夕夢一

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兩大作翌日遣中
貴人訪尋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百羅漢
中第十三尊相貌畧彷彿即昇入大內視之正所夢
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爲霖辜願望神僧
吐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云仙驥籥雲穿仗下佛花
吹雨匝天流蓋記此事也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
時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
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名乃取羅漢五百
尊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賜相國寺安貯供奉當時
謂之押網羅漢云 石林詩話

行火真君

宋大內舊有玉石三清像初在真游殿未幾大內火
遂遷於玉清昭應宮既而昭應宮火又遷於洞真宮
洞真又火乃遷於上清宮上清又火而焚蕩無子遺
又遷於景靈宮道官惶恐上言神像所至輒火景靈
宮必不免願遷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之水心
殿都人謂之行火真君 宋朝類苑

赤城韓夫人詞

頃年都下市肆中有一道人携烏衣椎髻女子買斗
酒獨飲女子輒歌詞以侑之其詞凡九闕皆非人世

語或記之以問一道士道士驚曰此赤城韓夫人所製水府蔡真君法駕導引曲也烏衣女子疑龍云其詞得其六而忘其三陳參政去非擬作望江南三闕其一曰朝元路同駕玉華君千乘載花紅一色人間遙指是祥雲四望海光新其二曰東風起海上百花搖十八風鬟雲半動飛花和雨夢輕綃歸路碧迢迢其三曰簾漠漠天澹一奩秋自洗玉盃斟白醴月華微映是空舟歌罷海西流

玉壺清話

上清蔡真人詞

陳東靖康間嘗飲於京師酒樓有倡打坐而歌者東

不顧乃去倚欄獨立歌望江南詞音調清越東不覺傾聽視其衣服皆故敝時以手揭衣爬搔肌膚綽約如雪乃復呼使前再歌之其詞曰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禁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驚眉黛蹙山青又曰鏗鐵版閒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東問何人製曰上清蔡真人詞也歌罷得數錢即下樓去亟遣僕追之已失矣

向氏家廟神靈

欽聖憲肅皇后姪向子騫妻周氏賢婦人也自以不及舅姑之養乃盡孝家廟行定省如事生未嘗一日

廢歲時烹飪滌濯必躬必親政和間隨夫居開封里
第偶得疾夢中了了見五六人若世間神廟塑畫鬼
物內一人取所佩篋出紙小幅滿書其上字不可識
既而斷裂作丸如所服藥狀斟案上湯勸周飲曰服
此則安周服之既覺即苦咽中噎塞飲食不下勢且
殆周自念此非醫所能爲而世間禳禱又素所不信
但默禱家廟求祐數日後服藥大吐始能進粥及肉
食有間周夢僊官乘羽蓋車冉冉從容下儀從甚盛
升堂坐召前五六鬼捶撲庭下如鞠問狀諸鬼取醫
所用藥與所餘粥肉之屬各執以進曰所見惟此耳

內一鬼乃書紙作丸者獨戰慄悚懼於唾壺中採取
丸書展之復成小幅文字歷歷如故上之僊官坐間
命行文書械諸鬼付獄徐整駕而去周灑然寤而病
如失後享壽七十餘僊官者蓋家廟神靈也

主夜神呪

余爲禮部卽日齋宿祠宮與宋才成裴侍郎夜語及
神異事宋云吾舊苦畏夢人授一偈纔數字覺而憶
之每獨處臨臥輒誦百遍覺心志自然不復恐余曰
非所謂婆珊婆演底乎宋驚曰吾未嘗言君何以知
之余言不惟知其名且能究所出宋請余道本末余

曰始余讀段成式酉陽雜俎載主夜神呪曰婆珊婆
演底持之夜行及寐可却恐怖惡夢而莫曉其故後
讀華嚴經乃得其說宋即假經於近寺檢視經之言
曰善才童子答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毗羅
城見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神言我得菩薩救一
切衆生癡暗法光明解脫我於夜暗人靜鬼神盜賊
諸惡衆生所遊行時密雲重霧惡風暴雨日月星辰
竝皆昏蔽不見色時見諸衆生若入于海若行于陸
山林曠野諸險難處或遭盜賊或乏資糧迷惑方隅
忘失道路張惶憂怖不能自出我時即以種種方便

而救濟之爲海難者來作船師魚王馬王龜王象王
阿脩羅王及以海神爲彼衆生止大風雨息大波浪
引其道路示其洲岸令免怖畏悉得安穩一切衆生
於夜暗中遭恐怖者現作日月及諸星辰晨霞夕電
種種光明或作屋宅或爲人衆令其得脫恐怖之厄
爲行曠野稠林險道藤蘿所罥雲霧所蔽而恐怖者
令得出離其神力如此蓋不止夜眠一事也余每見
人多疑懼怯魘必勸使誦持絕有驗以上俱夷堅志

物異

黑青 二則

宋時黑青見於禁中元豐末常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元年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形僅丈餘髮髯如龜金眼行動則硜硜有聲黑氣蒙之不大气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爲人形亦或爲驢自春歷夏晝夜出無時遇夕則罕見多在掖庭宮人所居之地亦嘗及內殿後習以爲常人亦不大恐怖宣和末寢少而亂作

政和三年夏至宰臣何執中奉祀北郊有黑氣長數

丈出自齋宮行一里許入壇壝繞祭所皆近人穿燈燭而過俄又及於壇禮將畢不見人比異之

鴉異

宣和七年南郊禮畢徽宗御郊宮端拱殿天未明百辟方稱賀忽有鴉鳴於殿屋若與贊拜聲相應和聞者駭之時已報女真渝盟未踰月內禪而明年有陷城之難

雀異

至道元年九月京師自旦至酉羣雀百餘萬飛翔有聲識者云突厥雀

龜異 三則

太平興國三年二月鑿金明池既掘地有龜出殆逾萬數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有黑龜其衆沿汴河而下占之者曰龜介族也黑北方色宜備北部

大觀元年閏十月丙戌成都水使者趙霆行河得兩首龜以為瑞蔡京信之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曰首豈容有異哉人皆駭異之帝命棄龜於金明池

龜蛇之異

天禧二年有龜蛇見於繁臺之東南土人於其地建真武堂泉涌堂側汲之不竭人有疾疫者盪飲之輒愈詔建祥源觀凡六百一十區以奉其神

龍異 二則

宣和元年夏五月京師大雨連晝夜不息凡數日及霽開封縣前茶肆中有異物如犬犬蹲踞臥榻下細視之龍也身僅六七尺鱗色蒼黑其首類驢兩頰如魚頷而色正綠頂有角極長於其際始分兩岐聲如牛鳴與世間所繪龍無異茶肆近軍器作坊兵卒來觀共殺食之居數日都城大水高十餘丈自西北牟

駝岡至萬勝門外馬監民居盡沒時以為大河決溢然晴色清澄河初未嘗決終莫知所從來乃詔都水使者決城西索河堤以殺其勢而水至益猛直冒安遠南薰門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渠汴渠將溢乃募人決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注梁山灤而水稍洩人訛言龍復仇云以上俱宋史五行志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檣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者出運綱之舟尾有施工之婦不識也疑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桅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起霹靂大震一聲而

汴口官私船七百餘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者數百人朝宁聞而不樂遣官賑恤之會發運使上計而小龍者又復出大漕甚懼乃焚香祝曰願與龍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奩中不動大漕携至京先以白魯公得奏聞上遣使索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即躍出奩中兩爪據金盃幾釀上異之於是用大琉璃盒貯龍為親加封識焉降付都城之水門外龍祠中一夕變化而去其盒封識宛然啓視之不見上益異之乃加封四字命開封大敞其祠宇

鐵圍山叢談

馬異

仁宗朝御馬有名玉逍遙者毛色白乘之安如輿輦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而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攔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以叔父事王甚恭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奉御其行如初帝升遐送葬至陵悲鳴不食而斃伊川先生聞之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其斯之謂乎

蛟螭之異

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師大雨十日水暴至諸壁門皆塞以土汴河幾漲溢宮廟危甚宰執廬於天漢橋上

一餅師家蚤起有蛟螭伏於戶外每自蔽其面若羞怖狀都人皆聚觀之時林靈素方以左道用事曰妖也捶殺之四郊如江河莫知其所從來識者已知其為兵象矣以上俱邵氏聞見錄

獮異

宣和間禁中有物曰獮塊然一物無頭眼手足有毛如潦中夜有聲如雷禁中人云獮來諸閣皆扃戶微廟亦避之甚至登亢金座移時或往諸嬪妃榻中睡以手撫摩之亦溫暖曉則自榻滾下而去罔知所在或曰此是朱溫之厲所化左傳曰豕人立而啼未必

誣也 宣政雜錄

狐異

宣和七年秋九月有狐由良岳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 宋史

木異

大中祥符六年絳州彰明縣崇儂觀栢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繪圖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 茅亭客話

芝異

政和間所在奏芝動三二萬本蘄黃間至有一鋪二十五里徧野而出宗室士頓所居鈍軒忽生芝數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為和氣次年士頓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之春太傅王黼賜第有芝生於正寢附臥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閱六年而有戮身之禍 鐵圍山叢談暨宣政雜錄

塔異

元祐癸酉秋九月一日初夜開寶寺塔表裏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寺僧皆不知

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僊此塔異也 道山清話

鼎異

崇寧四年三月鑄九鼎用金甚厚取九州水土納鼎中既奉安於九成宮車駕臨幸徧禮焉至北方之寶鼎忽漏水溢於外劉炳謬曰正北在燕山今寶鼎但取水土於雄州宜不可用其後竟以北方致亂 宋史

服飾之異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競以鴛黃為腰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

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明年徽宗內禪稱上皇竟有青城之邀而金虜亂華卒於不能制也斯亦服妖之兆歟 程史

雨血之異

元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于汴梁着衣皆赤

河水之異

元順帝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梁城河水皆成五色花草如繪畫越三日方解 以上俱元史

木冰之異

元朝於歲首例遣使祭岳瀆至元乙巳翰林應奉李國鳳代祀嵩恒醫無閭抵汴路梗塞乃即城中望祭嵩岳時閏月下旬也二月十三日遊相國寺池上羣僧方聚觀從之仰視日旁一月一星月如初弦者又十日兩木冰狀如樓閣人物鳥獸卉木百態具備殆非人工所能高林大樹珠葆羽幢彌望不絕凡五日始解又十日復冰自汴至中灤皆然不一歲盜陷汴據之

南村輟耕錄

水底牛鳴

元至正十七年間穎毫妖寇偽太保劉福通遣賊兵

縱火燒汴城諸門城樓厥後元將恽不花等將汴城四面城門止留五座以通行人往來其餘八門俱築塞是年城中居民每夜二更後皆聞文廟後蔡河灣西至安國橋河水底牛鳴大聲叫吼震地聲斷復鳴至四更方息每夜如是連鳴月餘方休人皆謂世傳汴城爲臥牛城城將陷故聞牛鳴次年汴城被劉福通攻陷迎僞主小明王爲都居之

鬼泥樹

元順帝至正初河南境內人民兒童忽歌謠云鬼泥樹清堂尾舍無人住李子樹上結黃瓜不走的是呆

王大是時人往郊外觀看一切樹木徹根徹梢皆稀
泥塗抹李樹所結李子悉如黃瓜狀厥後至正辛卯
壬辰斬黃妖寇徐壽輝舉兵反攻陷襄陽漢陽等處
及潁州寇偽太保劉福通亦舉兵反衆至十萬以紅
巾爲號攻陷汝寧南陽等處肆行劫掠其兵燹所至
人皆傳染馬蹄瘟有闔門死絕者其幸存者咸往它
郡避難自汴以至歸睢潁亳唐鄧裕州千里荒蕪人
煙斷絕而前謠大驗云以上俱祥符舊志

汴京勿異記卷之五

汴京勿異記卷之六

大梁李濂川父

技術

竇侍郎善術數

竇家二侍郎儼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周
世宗時同兄儀在翰林爲學士儀常鄙其詭恠世宗
嘗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
氣隔簾敲響令辨之無一差者儼嘗指明德門謂楊
盧二校書曰此門將變爲大宮闕兵漸消偃天下太
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

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何尋世宗禪位太祖改明德門爲乾元門宮闕壯麗書軌混同後多遜爲相貶朱崖而亡徽之爲尚書享年皆如其言又儀於堂前雕造花椅子二隻以祇備右丞洎太夫人同坐儼忽見之謂兄曰好工夫柰何其間一隻至某月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護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子下馬遂爲馬踢而碎之儼每謂其弟參政僂曰吾兄弟五人皆不爲相兼總無壽惟四哥稍得然結裏了自家兄弟姊妹亦住不得後僂果

爲參政只有姊王家太夫人即王沔參政之母儀儼之妹也無何亦得疾卒僂尋抱病而嘆曰二哥常言結裏了自家兄弟姊妹亦住不得吾必不起矣果數月而薨晉公嘗謂人曰竇二侍郎今之師曠也晉公即參政之東坦云

丁晉公談錄

魏漢津術多奇中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僊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藥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王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王也皇祐中與房庶俱以善樂薦時阮逸方定忝律不獲用崇寧

初猶在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言得黃帝
夏禹聲爲律身爲度之說謂人主稟賦與衆人異請
以帝指三節三寸爲度定黃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圍
則度量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
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
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
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爲迂恠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
本范鎮之後稍窺見其制作而京託之於李良云於
是請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鍾及二十四氣鍾四年
三月鼎成賜號冲顯慶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

慶殿受群臣朝賀加漢津虛和冲顯寶應先生頒其
樂書於天下而京之客劉昂主樂事論太少之說爲
非將議改作旣而以樂成久易之恐動觀聽遂止漢
津密爲京言大晟獨得古意什三四爾他多非古說
異日當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漢津曉陰陽
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
死京遂召宗堯爲典樂復欲有所見而爲田爲所奪
語在樂志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
王周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謚漢津爲嘉晟侯

王仔昔道人未來事

王仔昔洪州人始學儒自言遇許遜得大洞隱書豁
落七元之法出遊嵩山能道人未來事政和中徽宗
召見賜號冲隱處士帝以早禱雨每遣小黄門持紙
求仔昔書符日又至忽篆符其上仍細書焚符湯沃
而洗之黃門懼不敢受強之乃持去蓋帝默祝爲宮
妃療赤目者用其說一沃立愈進封通妙先生居上
清寶籙宮獻議曰九鼎神器不可藏于外乃於禁中
建圓象微調閣以貯之仔昔素倨傲又少戇帝常待
以客禮故其遇巨闈殆若童奴又欲羣道士皆宗已
及林靈素有寵忌之陷以事囚之東太一宮旋坐言

語不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多其未
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寃人浩後南竄行至上蔡
被誅 以上俱宋史

汪壽卿善醫

張子顏少卿晚年常目前見白光閃閃然中有白衣
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飲酒然體瘠
而多病矣時秦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脉聖
體極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一日求診
脉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大丸數十粒小丸
千餘粒囑曰十日內服之當盡却以示報旣數日視

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旣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覩吾之大丸實其脾小丸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旣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子顏大神之因密問所診御脉如何壽卿曰再得春氣脉當絕雖司命無如之何時元符改元八月也至二年正月泰陵晏駕壽卿後入華山年已八十餘矣

道山清話

潘温叟善醫

潘景字温叟居京師崇寧間以醫稱視古無愧虞部負外郎張咸其妻孕五歲而不育南陵尉富昌齡其妻孕二歲而不育團練使劉彛孫其妾孕十有四月而不育温叟診之曰疾也凡醫曰孕者非也於是作大劑飲之咸妻墮肉塊百餘有眉目狀昌齡妻夢三童子色漆黑倉卒怖悸疾走而去彛孫妾墮大蛇於地猶蜿蜒不斃又屯田郎中張諲妻年四十而天癸不至温叟診之曰明年血潰而死至期果然貴江令王霽夜夢與婦人歌謳飲酒晝不能食者已三歲温叟治之疾益平則婦人色益沮飲食易怠而歌謳不

樂父之遂無所見温叟曰若疾雖減而未愈也倘夢
男子青巾而白衣者則大愈矣後果有是夢輒能食
其他所治若此者甚衆能改齋漫錄

僧奉真瀉肝氣

四明僧奉真良醫也天章閣待制許元為江淮發運
使奏課於京師方欲入對而其子疾亟瞑而不食憒
憒欲逾宿矣使奉真視之曰脾氣已絕不可治死在
明日元曰觀其疾勢固知其不可救今方有事須陞
對能延數日之期否奉真曰如此事可諸藏皆已衰
惟肝藏獨過脾為肝所勝其氣先絕人一藏絕則死

若急瀉肝氣令肝氣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
術也乃投藥至晚果能張目稍稍復啜粥明日漸蘇
而能食元甚喜奉真笑曰此不足喜肝氣稍舒耳無
能為也後三日果卒夢溪筆談

犀玉工精識

都下犀玉工董進項有一溜癩其輩行止以董吃捏
呼之一日御藥郝隨呼至第出數犀示之內指一犀
大異於常物也郝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為何董曰不
知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各異名狀供證已畢
獨候汝至以試汝之精識耳即盡出衆所供狀付之

凡三十餘紙董閱畢內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左角短耳郝未驗其言亦大異之即令具狀云若然當奏賞蓋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為帶也勝成則盡如所言即以進御哲宗大嘉賞之賜錫外更補授太醫助教

春渚紀聞

劉幻接花

宣和初京師大興園圃蜀道進一接花人曰劉幻自言其術與常人異徽宗令赴御苑居數月中使詣苑檢校則花木枝幹十已截去七八驚詰之皆劉所為

也呼而詈責將加杖劉笑曰官人無憂今十一月矣少待正月奇花當盛開苟不然甘當重典中使入奏上曰遠方技藝必有過人者姑少待之至正月十二日劉白中使請觀花則已半開枝萼晶瑩品色迥絕醪醖一本五色為藥牡丹變態百種一叢數品花一花數品色池冰未消而金蓮重臺繁香芬郁光景絢爛不可勝述事聞詔用上元節張燈花下召戚里宗王連夕宴賞嘆其術奪造化厚賜而遣之

王俊明知未來

蜀人王俊明知未來之數雖瞽兩目而能談天星

災祥宣和初在京師謂人曰汴都王氣盡矣君夜以盆水直氏房下望之絕無一星照臨汴分野者更於宣德門外密掘地二尺試取一塊土嗅之枯燥索莫無復有生氣天星不照地脉又絕而為萬乘所都可乎即投匭上書乞移都洛陽時中國無事大臣交言其狂妄有旨逐出乃寓於鄭許間靖康改元頗思其言命所在津遣召入禁中詢之猶執前說曰及今改圖尚未為晚仙井人虞齊年時為太常博士俊明告之曰國事不堪說惟蜀為福地不受兵君宜西歸勿以家試禍也虞曰先生當何如曰吾命盡今年必死

於此但恨死時妻子皆不見耳虞雅信其言亟謁卿相何文縝求外得成都倅京城將陷之日有旨遣四衛士輿轎亟召俊明至聞胡騎已入城委之去匍匐下輿莫知其所往疑擠于溝壑矣其家行哭尋之數日竟不見遂以去家之日為死日云

以上俱夷堅志

卜相

長武鎮寺僧

太祖微時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衣冠矣自長武鎮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

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帝寤僧問所向帝曰欲見柴太尉於澶州無以為資僧曰某有一驢可乘又以錢幣為獻帝遂行柴太尉一見奇之乃留於幕府未幾太尉為天子是為周世宗與宣祖俱事之南征北伐屢建大功以至受禪及帝即位盡召諸節度使入觀宴苑中諸帥爭起論功彥超獨曰臣守藩無狀願納符節備宿衛帝喜曰前朝異世事安足論彥超之言是也從容問彥超曰卿當日不留我何也彥超曰蹄涔之水不足以澤神龍若為臣留則安有今日帝

益喜曰獨令汝更作永興節度一任長壽寺僧亦召見欲官之僧辭乃以為天下都僧錄今永興有彥超畫像長壽寺殿中亦有僧畫像皆偉人也嗚呼聖人居草昧之際獨一僧識之彥超雖不能識其對揚之語亦自有理異哉

玉泉寺長老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又曰遠方不足留曷遊京師乎父以貧為辭長老贈以白金百兩乃携家至京師時

真宗判南衙因張耆納后宮中帝即位為才人進宸
妃後正位宮闈聲勢動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太后
垂簾聽政玉泉長老者已徙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
遣使問所須長老曰吾無所須也玉泉寺無僧堂長
蘆寺無三門賢后其念之后以本閣服用物下兩寺
易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為蛟壞
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置其下門乃成蓋蛟畏
鐵也今玉泉寺僧堂梁上猶書后所建焉以上俱邵氏聞見錄

聞聲識貴

王冀公欽若鄉薦赴闕張僕射齊賢時為江南漕以

書薦謁錢希白易錢以才名方獨步一時適會客延
一術士以考休咎不容通謁冀公跼促門下因厲聲
詬闖人術士聞之謂錢曰不知何人邪若形聲相稱
世無此貴者但恐形不副聲耳願邀入使其獲見錢
諾之冀公卑微遠人神骨踈瘦復贅於頭而舉止殊
山野錢茂視之術士竦然側目注視冀公起術士稽
顙興嘆曰人中之貴未有如此十全者錢戲曰中堂
內便有此等宰相乎術士正色曰是何言與且宰相
何時無此人不作則已作則天下康富君臣相得至
老死而有慶無弔但無子耳錢戲曰他日將陶鑄吾

輩乎術士曰恐不在他日即日可待願公勿忽後錢
方為翰林學士而冀公已真拜 湘山野錄

吳僧鑑卜

嘉祐中伯兄為衛尉丞吳僧持一鑑來云齋戒照之
當知前途吉凶伯兄如其言乃以水濡其鑑鑑不甚
明髣髴見如人衣緋衣而坐是時伯兄為在京寺丞
衣綠無緣遽有緋衣不數月英宗即位覃恩賜緋後
數年僧至京師蔡景繁時為御史嘗照之見已著貂
蟬甚自喜不數日攝官奉祠遂假蟬冕景繁終於承
議即乃知鑑之所卜惟知近事耳 夢溪筆談

王安禮拜相

元豐中王岐公珪位宰相王和父尹京上眷注甚渥
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士皆言王安禮明
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豈由術士
之言他日縱當此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禮果拜右
丞岐公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曰朕偶
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高齋漫錄

林希卦影

熙寧元豐間高麗國屢航海脩貢朝廷以為恭選使
往諭之初命樞密林希希力辭更命龍圖陳睦睦即

日就道神宗大喜語輔臣曰林希無親堅辭不行陳
睦親在乃不憚於往因出希知池州假睦起居舍人
直昭文館特賜黃金帶受命七日而行使還乃真拜
所假官職初林希買卜於京師孟診診為希作卦影
畫一紫袍金帶人對水而哭希以高麗之役遠涉瀚
海故力辭之嗣出知池州繼遭喪禍其驗不在彼而
在此始知禍福不可避云 中吳紀聞

侯郎中卦影

魏郡侯栖筠童幼時值歲大旱盡室流徙中途父子
相失獨與母依村民翟翁家已而母死身無所歸翟

翁見其姿性聰敏遂養為子教之讀書大觀三年擢
貢士第三人及第始請歸宗宣和中為省郎以未知
父存亡請還鄉朝廷為降榜尋訪栖筠遣所親詣相
國寺卜卦影得畫二馬相追逐一翁一媪一官人拜
於地卜者云恐地名或姓氏有馬或歲月在午皆不
可知栖筠尋父既茫無所向姑聽其言纔渡河次白
馬縣縣人讀所揭榜適有二卜者相遇其一姓馬其
一瞽目者曰此處喧鬧何也馬生曰大名府侯郎中
少年失其父揭榜求之曰父年幾何曰七十餘矣瞽
者曰我昨到某州某處有來買卦者自云侯先生恰

七十歲我許以今年方得運便當橫發莫非此人乎
馬曰聞其人久已亡今求其死所耳安得尚在邪乃
相揖而別瞽者去馬生徑馳彼處訪侯老且詢失子
曲折亟回縣收榜懷之入白縣宰偕造驛舍報栖筠
遣鞍馬迎取時候老已更娶一村媪久矣與之謀曰
我家有兩園棗儘可過活好事不如無又安知果吾
子否也辭不行宰率丞尉同往強拉至驛中叩之曰
汝所失子有何癡痕之屬可識乎侯老曰五六歲時
因弄刀傷中指柄筠瞿然起拜相持慟哭即并媪迎
歸京師徽宗亦甚喜贈官錫服皆辭焉於是賜以兩

字處士誥就養閱歲而終

三士問相

政和初建州貢士李弼翁染黃崇三人偕入京師遊
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
驗如神共叩焉術者曰李君即成名官當至即位翁
君後一舉官亦相似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
同旣而弼染如其言崇蹉跎九載方獲解入京復會
術者話疇昔因言李翁二君已登科術者曰往來如
織安能盡記姑以君今日論之法當得京朝官柰何
為不義事謀財殺人陰譴已見於面不久當死宜速

歸不必赴省試也又問有幾子曰三人曰行亦絕矣
崇不憚而退果下第歸不一年而死三子繼夭妻改
嫁其嗣遂絕初崇母既亡父年過六十買妾有娠臨
暮崇在郡學父與崇弟謀曰晚年有此吾甚愧今將
不舉乎抑與人乎不然姑育之待其少長使出家爲
僧道若何對曰此亦常理惟大人所命不若舉而育
之兄歸必有處也頃之妾生男弟遣信報崇崇即還
父告以前事命抱兒出時當秋半閩中家家造酒汲
水滿數巨桶置庭內驗其滲漏崇以手接兒徑擲桶
中溺殺之父拭淚而已蓋黃氏業微崇畏兒長必有

分故蚤除之宜其隕身絕嗣後弼官朝奉郎國子博
士棗承議郎台州通判相者之術亦云妙矣

吳任鈞不改婚

政和間學校方盛諸州士子多集泮宮出必冠帶餘
干縣帽匠吳翁徙居饒城謂之吳紗帽日與諸生接
觀其濟濟心慕焉教子任鈞使讀書任鈞少而穎敏
大有進益其比隣史老與吳翁相好雖爲市賈亦重
儒術乃以女許任鈞聘約既定任鈞被貢入京師因
適市遇一道人戴碧綸巾着白布裘狀貌甚偉持大
扇書善相字迎謂曰秀才勉旃行作官人矣任鈞甚

喜自念如其言豈不能於京華貴族及鄉里富厚家
擇婚顧惓惓一民女哉但以父所約又畏義弗能決
他日復遇道人驚曰君得無有負心事乎前相變矣
任鈞祇言無之道人曰吾非能知人心大抵觀人面
部神氣要以陰德紋爲先今已散漫不復可觀前程
豈有亨理語畢任鈞歸館痛自悔責夜焚香於中庭
稽首告天曰任鈞向起妄念宜受譴罰願洗心改過
幸得成名當走馬爲史氏婿不渝舊約九頓首謝過
乃就寢逾旬又見道人於市喜而言曰君必登科無
疑矣前者之相復見不少變由此可得志從而叩其

他道人不告而去是歲任鈞果以貢士起家仕至提
舉江西常平史氏遂偕老任鈞每爲人言此事使知
一念之間不宜欺心者如此

何丞相問命

何文績丞相在太學時與同舍黃生詣日者孫黯問
命黯袒衣踞坐何先占旣布筭黯正襟揖曰此命極
貴不惟狀元魁天下且位極人臣二人相視笑曰何
相侮邪黯愠曰黯老矣薄有生計今諂一秀才其獲
幾何然命實中格何曰當至何年作狀元曰乙未歲
問入相曰不出一紀但有一事絕異君拜相後當死

於異國尋常奉使絕域者不過侍從官何由宰相出使殊不可曉耳初何自僊井來過桐栢山一廟中上書乞夢其夜夢人報霍侍郎來見何遂出相見霍曰將來廷試策問道及至京師又求夢於二相公廟告曰如霍所言既覺乃擬策千餘字以示黃生黃以爲不佳何時爲鄧洵武樞相館客又夢一人報霍侍郎來既坐霍曰君昨擬道策甚謬太上所解道德經更有三卷三日內必賜兩府君當首見之宜熟讀也如期鄧公果拜賜卽手錄一本晨夕誦讀乙未歲廷試果問道策悉以經語對遂擢第一人後十二年靖康

丙午拜少宰從二帝北狩死於虜地皆如黯言霍侍郎蓋先兩榜爲龍首者也

汴岸術士

何清源丞相因改秩入都當暑月暫憩汴河岸上買瓜欲食偶失手墜於水方獨立徘徊適術士過前共坐旅舍詢其技曰講論三命乃書年月日時示之驚起揖曰自此便得路官至宰相封王何以爲過許付之一笑俄有市井少年繼至亦問命術士曰汝命正惡法當刑死少年大怒揮拳毆之中其脅卽時殞絕不可救邸人執以送官遂棄市何貴顯悉如其言術

士可謂靈於人而不靈於已也以上俱夷堅志

謝石相字

謝石字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即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顧石賤術惟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即因此字黥配遠行亦因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慰之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

座盡驚中貴人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各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情理錫賚甚厚更與補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字者其門如市有朝士某其室懷妊過月乃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坐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尊閣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馬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也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也然吾官寄此嘗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朝士曰正以此爲撓耳石曰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

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無一存者曰何以知之
石曰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
故也又問尊閣其家物產亦皆蕩盡否以也字着土
則為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朝士曰誠如
所言也然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懷妊過月方竊憂
之故來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
字并兩旁二豎及下一畫為十三字也石熟視朝士
曰有一事似涉奇恠固欲不言今吾官所問正決此
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為蛇字
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為害謝

石亦有薄術可為吾官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甚
異其說敦請至家投之以藥果下小蛇百數而體平
都人益神之竟不知其挾何術也

春渚紀聞

命同而貴賤異

二則

趙韓王普幽州人相太祖太宗位至中書令可謂貴
顯之極矣有一軍校與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
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韓王小小陞轉軍
校則微有譴訶此不知以何而取也

唾玉集

陰陽家流窮五行之數術不可謂無或一切聽之反
棄人事斯惑矣先魯公生慶曆丁亥年壬寅月壬辰

日辛亥時幼時言命者多不取之及逢時遇主位極人臣而後操術者爭談格局之高可笑也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順天門內有鄭氏者貨粉於市家頗贍給俗號鄭粉家偶於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年月日時適與魯公合其家大喜極意撫愛謂必大貴鄉人亦為之傾竦長則恣其所為聞雞走狗一切弗禁也始年十有八當春末携妓從浮浪人躍馬遊金明池晚自苑中歸時已大醉矣馬忽駭躍入波水中浸而死蔡條鐵圍山叢談

汴京勾異記卷之六

汴京勾異記卷之七

大梁 李濂 川父

丹竈

王捷奇術 二則

祥符中方士王捷本黥卒嘗以罪配沙門島能作黃金有老鍛工畢升曾在禁中為捷鍛金升云其法為爐竈使人隔墻鼓鞴蓋不欲人覘其啓閉也其金鐵為之初自治中出色尚黑凡百餘兩為一餅每餅輻解鑿為八片謂之鴉嘴金者是也今人尚有藏者上令尚方鑄為金龜金牌各數百龜以賜近臣人一枚

時受賜者除戚里外在廷者十有七人餘悉埋玉清
昭應宮寶符閣及殿基之下又以為寶鎮牌賜天下
州府軍監各一今謂之金寶牌者是也洪州李簡又
家有一龜乃其伯祖虛已所得者蓋十七人之數也
其龜夜中往往出遊爛然有光掩之則無所得其家
至今匱藏 夢溪筆談

李樞密公慎副車李璋之曾孫云其季父雄師祕藏
王捷手化金凡遇好事者常出而示之且語初長公
主召捷至為設酒以待謂之曰聞先生能手化金可
得一見否捷曰此亦戲劇耳時冬月坐爐側捷令取

新瓦一片手斷之以所酌酒盃寘湯瓶上投瓦於其
中抄少藥糝上復注湯滿盃中酒罷而湯已耗半矣
取瓦視之則一角浸湯處已成紫色金而一角元是
新瓦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婁敬所
化藥金重三十兩元是片瓦布紋猶在也 春渚紀聞

真氣化金 二則

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
石沙土手接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
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
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

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余爲宰士目覩其事都下士人
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
無驗石齊人也時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
了不知石所在渤旣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
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夢溪筆談

閤門宣事陳安上云其姻家劉朝請者嘗延顧一道
人臨行借案間鐵鈔云欲路上暖酒用旣與之數日
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紙數重封鈔還劉且囑之曰
慎勿遺失至家呈其父因大笑曰鈔不直百錢何用
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密也即寘之閒處弗視一日因

取鈔作糊聊洗滌之見鈔柄有五指痕及轉握處皆
成紫色金乃知道士有道士有驚嘆累日傳玩親識
無不駭異蓋是真氣所化不假煑鍊也 春渚紀聞

居四郎得丹竈術

密院編脩居彥實世英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
人得丹竈術常令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爲僧
僧居京師定力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
通敏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殂旣而病傳堂吏國
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居視其疾笑曰應須我神丹
療之爲啓爐取刀圭與服數日完復如初乃出叅丞

相丞相大驚曰汝遇僊丹邪何爲而病速愈吏頓首
曰幸獲居四卽所鍊丹服之真奪命鬼手也丞相神
之使人邀居不能致乃遣人宛轉啖其僧資給備至
望竊竊丹爲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猶延顧不替僧一
日謁丞相許竊丹爲獻丞相喜甚送僧降階而僧退
揖偶爲馬臺蹶倒應時折足昇之而歸數日遂卒丞
相卽遣人厚賂其徒并爐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
圓如粟粒服之一粒卽飲水燥甚分與諸子服皆然
獨幼子紆公裳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加火亦不敢
服丞相薨丹盡付石藏用矣彥實自云然

任德翁得藥瓢

承議卽賀致中爲余言任德翁之猶子某嘗隨德翁
入都艤舟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中手出小
藥瓢云吾觀官人蓋留心丹竈有年而尚未有得者
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爲贈夜以水銀一兩投其中
翌日必取一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此理亦不能違
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乃袖小藥瓢而歸夜以水銀
試納瓢中寘之枕間次夜醉中探手撼瓢則其聲董
董然水銀如故置之不復問一日任湏水銀爲用取
瓢視之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烹煉了無耗折自此夕

注晨取無不成寶者蓋真僊丹藥所製故汞感氣自然凝結但不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即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已此亦真僊妙道神化無方非常理之可度者任無妻孥之累資用素窘旣獲不盡之寶於是厚爲自奉不踰年病卒瓢亦隨失之矣

僊銀不可妄費

法空首座無相師霅川人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間亦留心鍊事嘗遊焦山寺與僧法全語及點化事全曰我術止點茅耳空曰出家人豈宜學此若一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是止以一法點銅爲

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董袋中携行或爲人所窺耳因出一紙裹示空其質溪砂也而加重乃抄數錢七令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汁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溪砂也豈知實銅邪復取白藥少許投之而砂始鎔化出火視之真金也空拜禮稱贊曰目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欸懇請其術全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竒禍實無益於人也請爲師言其自我年二十出家爲道人同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於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曰我輩丹學遊訪未遠故未有得今相約散行以十年爲期

却於某年此月此日仍會此地若有不至即死矣遂
酌酒爲誓彼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留二浙轉
首之間忽復至期出坐橋上三人者俱次第來集相
揖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方訣參較之內一茅法
差似簡易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人曰我於成
市遇一至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我未試也因取出
同烹而色尚黯意謂藥未至乃增藥再烹及出坯中
則真金矣更相驚袖入市肆中良金也衆復相與謀
曰聞京師鑿三家金肆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
則真僊祕術也遂同行至都下以金十兩就市鑿氏

取其家金較之體柔而加紫焰即得高直而歸時過
相國寺東邸中復相慶曰我輩尋訪半生今幸得此
可以安心養道矣萬一未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
此世今當鍊金百兩均分而別即市羊炙宮醞大嚼
酣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潑火延于廬風勢猛烈不
可救撲彼三人者醉甚我獨微醒徑自煙焰中逃命
而出懼有捕者我素善泅即投汴河中順流而下度
過國門下始敢登岸方在水中時悔過祈天且誓爲
僧不復烹鍊或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告天爲之不
敢毫釐爲已用也况敢傳與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

事可與衆集福者我當分樂點治雖百兩不靳也空
既聆其說亦不敢深逼之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彼
三人者二人醉甚不知逃避焚死一人被捕受杖亦
數日而卒以上俱春渚紀聞

王津園三道士

王津園在汴城南薰門外

大觀中宿州士人錢君兄弟遊上庠方春月待試因
暇出遊王津園忽遇道士三人來揖眉宇脩整議論
出塵可聽頃之辭去曰我有少名醞欲飲二公日將
暮矣明日正午期同會於茲尚可欸叙稍緩恐相失
錢許諾獨小道士笑曰公若愆期可掘地覓我皆以

爲戲大笑而別翌日錢以他故滯留日夕方抵所會
處但見肴核狼籍知三道士已飲罷去矣悵然久之
弟曰得非僊乎試假鍤掘地纔尺許得一石函啓之
乃三道士像巾服儼然如昨所見者又有一封書言
鍊水銀爲白金事弟曰兄取其書弟願得三道士像
歸奉香火兄欣然許之弟應試中選兄下第歸宿州
試其方無一不驗不數年買田數千畝爲富人一日
坐簾下外報三道士來謁既相見一道士前致詞曰
昔年王津之會君憶之否君得吾僊方不以賑恤窮
乏而貪饕無厭祿過其分天折君筭今日速改尚可

延三年不然旦暮死矣吾以漏泄天機謫爲人行當
至此耳旣去錢君始大悟即焚其方書毀爐闔鼎不
復再鍊明日小道士復來見未及坐聞侍妾免乳亟
入視之生一男出陪客無所見問諸僕隸皆莫知錢
君不三年而卒

雜記

京師富人二則

石曼卿居蔡河下曲隣有一豪家日聞歌鍾之聲其
家僮數十人常往來曼卿之門曼卿呼一僕問豪爲
何人對曰姓李氏主人方二十歲並無昆弟家妾與

羅綺者數十人曼卿求欲見之其人曰卽君素未嘗
接士大夫他人必不可見然喜飲酒屢言聞學士能
飲酒意亦似欲相見待試問之一日果使人延曼卿
曼卿往坐堂上久之方出主人頭巾繫勒帛都不具
衣冠見曼卿通不知拱揖禮引入一別館供張赫然
坐良久有二鬟妾各持一小槃至曼卿前槃中紅牙
牌十餘其一槃是酒凡十餘品令曼卿擇一牌其一
槃是肴饌名令擇五品旣而二鬟去有群妓十餘人
各執肴果樂器妝服人品皆豔麗粲然一妓酌酒以
進酒罷樂作群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食罷則分列

其左右京師人謂之軟盤酒五行群妓皆退主人者亦翩然而入矣畧不揖客曼卿獨步而出曼卿言豪者之狀懵然愚駭殆不辨菽麥者而奉養如此極可恠也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問其近隣云其人未嘗與人往還雖隣家亦不識其面古人謂之錢癡信有之矣 夢溪筆談

滕達道錢醇老孫莘老孫巨源治平初同在館中花時人各歷數京師花最盛處滕曰不足道約旬休日率同舍遊三人者如其言達道前行出封丘門入一小巷中行數步至一門陋甚又數步至大門特壯麗

造廳下馬主人戴道帽衣紫半臂徐步而出達道素識之因曰今日風埃主人曰此中不覺諸公宜往小廳至則雜花盛開雕闌畫楯樓觀甚麗水陸畢陳皆京師所未嘗見者主人曰此未足佳願指開後堂門坐上已聞樂聲矣時在諒闇中華老辭之衆遂去莘老嘗語人曰吾平生看花只此一處蓋彼時京師富人如此者 孫公談圃

何燕泉曰國家無事然後下有藏富之民朝野皆安然後山林得遂養高之士觀諸二子可見矣

王朝議

宣和中吳人沈將仕調官京師方壯年携金數萬肆

意歡適近邸鄭李二生與之游一飲一食三子者必
參會周旋且半年歌樓酒場所之既倦頗思逍遙野
外一日約偕行過一池見數圍人浴馬望三子行來
迎諾頗肅沈驚異以為非所應得鄭李曰此吾故人
王朝議使君之隸也去之而行又數百步李謂沈曰
與其信步浪遊汎汎然無所歸宿曷若跨王公之馬
就謁之乎公嘗為大郡家貲殷富多姬侍喜賓客今
老而抱疾諸姬悉有離心而防禁苛密幸吾曹至必
傾倒承迎一夕之歡可必得君有意否乎鄭又侈言
動之沈大喜即回池邊鄭李喚馬圍人謹奉令既乘

請所往曰詣汝使君宅遂聯鑣竝轡轉兩坊曲得車
門門內宅宇華邃李先入報曰主人聞有客喜甚但
久病倦懶不能具冠帶願許便服相延已而主人出
乃一衰翁也容止固如士大夫而老態殊甚揖坐東
軒命設席盃槃肴饌咄嗟而辦雖不甚腆飫皆雅潔
適口小童酌酒過三行翁忽嗽且喘喉間痰聲如曳
鋸不可枝梧起謝曰體中不佳而上客惠顧弗能盡
賓主禮柰何顧鄭生代居東道幸隨意劇飲僕姑小
歇煮藥併服少定復出矣沈大失望而興亦闌矣散
步於外將捨去忽聞堂中喧笑擲骰子聲自屏隙窺

之明燭高張中寘巨案美姬七八人環立聚博李徑
入衆姬曰李秀才汝又來厮攬遂廁其間且擲且笑
沈神志搖蕩頓足曰真神僊境界也何由使我預此
勝會乎鄭曰諸姬皆王翁侍兒翁方在寢恐難與接
對非若我曹與之無間也沈浼鄭曰吾隨身篋中適
有茶券子善爲我辭倘得一餉樂願畢矣鄭逡巡乃
入睚盱偵伺良久介沈至局前衆姬咄曰何處兒郎
突然到此鄭曰吾友也知今宵良會願拭目耳姬曰
汝得無引狂子來誘我乎一姬取酒滿酌沈飲醕無
餘姬詫曰俊人也戒小鬟伺朝議睡覺亟報乃共博

沈志得意逞每采輒勝頃更得千緡諸姬釵珥首飾
爲之一空鄭引其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賭索酒無
筭有一姬最少艾者敗最多愠而起挾空罇寘前曰
只作孤注一決此主人物也幸而勝固善脫有不如
意明日當遭鞭箠勢不得不然同席爭勸止皆不聽
沈撚一擲敗焉傾罇倒物盡實以金釵珠琲計其直
三千緡沈反其所贏又探取腰間券盡償之尚有餘
鏹方擬再角勝俄聞朝議大嗽索唾壺急諸姬推客
出奔入房三人趨元飲處翁使人追謝約後數日復
相過沈歸邸臥不交睫雞鳴而起欲尋盟拂旦遣召

二子云已出俟之至午杳不至遽走王氏宅審之空屋無人詢旁舍居者云素無王朝議者疇昔之夜有惡少年數輩偕平康諸妓飲博于此耳始悟墮奸計是時囊裝垂罄而鄭李不復再見云

真珠族姬

政和三年閏四月丙辰詔改公主為帝姬郡主為宗姬縣主為族姬

宣和六年正月望日京師宣德門張燈貴近家皆設幄於門外兩廡觀者億萬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居西遣青衣邀其女真珠族姬青衣者曰若肯來當遣兜轎至女年十七八歲未適人顏色明豔服御麗好聞召喜甚請毋欲行時日猶未暮少頃轎從西幄

來昇以去又食頃青衣復與一轎至王家人語之曰族姬已去矣青衣駭曰方來相迎安得有先我者於是知為奸黠所欺亟告于開封散遣賊曹迹捕其家懸賞求訪杳不可得明年三月都人春遊見破轎在野有女子哭聲無人肩輿叩窻詢之乃真珠也走報其家取以歸鬻髮鬚鬢曹不施朱粉望父母大哭久乃能言初上轎時不復由正路其行如飛俄入一狹徑漸進漸暗轎止而出乃是古神堂鬼卒十餘輩執兵杖夾立中坐者髯如戟面闊尺餘目光如炬我懼而泣拜即叱曰汝何人敢奸吾靈乎便令人捽拽裸衣

用大杖撻二十杖畢痛不可忍昏昏不知人稍甦乃
在一密室內一媪拊我甚勤為洗瘡敷藥將護月餘
甫能起先遭奸汙然後售于某家為妾主人以色見
寵同列皆妬之因同浴窺見癩痕語主人曰我為女
時曾與人奸受杖矣主人元知我行止至是乃曰若
果是宗室女何由犯官刑遂相棄還付元牙僧家猶
念舊愛不督餘雇直僧家既得金多且畏事終敗露
不敢再鬻故乘夜送於野幸不死耳乃知向來神堂
所見皆群賊詐為之前後為惡如是者多矣

奉先寺

在汴城西金明池旁蓋宋時所建追薦宮人之所今廢

京師城外奉先寺宮人葬處也嘗因寒食祠事庖人
夜切肉有自幕外引入手攫食大嚙者舉刀砍之疾
走踰垣而去亟取火燭之見瀝血滿道驚告同事者
相率白太官令章生曰去歲亦以此時為物攘祭肉
密買以償今又復然以為人邪其去甚輕疾以為鬼
邪乃有血跡深可恠請物色追訪之乃集吏卒秉炬
尋血跡以行至寺後入叢塚荒草中一徑甚微畧有
人迹內一穴極蕪穢抵此絕迹遂止記識而返明日
祀畢往究其實鉏穴三四尺則漸廣如窟室旁穿地
道有裸而據案者肥理龕惡若異物然細視乃婦人

正食庖中之肉者臂上傷痕猶濕初疑是鬼未敢近
少定知其無他牽以出窟中牀几衣被皆破敗不堪
問其爲誰曰我人也姓某氏家去寺遠未嫁時僧誘
我至此窟中每夜由地道過其房與僧共寢昧爽復
還凡十餘年僧忽絕不來地道又塞我念已離家且
不識路無從可歸旣久自能穴土而出徧往近寺人
家竊食糊口浸昏昧不省身世夜則不覺身之去來
隨意便到晝則伏藏窟中不復知幾何歲月也章以
所言諭廂吏求得其家父母皆在云失女二十年定
無存理不肯來強之至則相視慟哭與之入寺詢詰

姦僧死已久房爲其徒居尚可憶女家亦不復質究
蓋耻言之也

京師浴堂

宣和初有官人參選將詣吏部陳狀而起時太早道
上行人尚稀省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憇邸之中則浴
堂也廝役三兩人見其來失期度其必外方官負乍
遊京華者時冬月官人着褐裘容體肥腴遂設計圖
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簾裏頓於地氣息垂絕
群惡指曰休論衣服只這一身肉也直幾文錢以去
曉尚遠未即殺少定客以皮縛稍緩得解項頓蘇欲

竄去恐迷道路遲疑間忽聞府尹傳呼聲急趨而出
連叫殺人群惡出不意殊慌窘猶矯情自若曰官人
害心風邪俄尹至訴于馬前立遣收執命盡發浴室
之板驗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戕者於是悉捕
群惡寘于法其劊人之肉皆惡少年買去云

趙頌之奇石

趙頌之朝散自京師挈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馬
女妾皆乘車獨一婦以姪用四卒扛轎秦卒不慣此
役前者爲石所蹙失肩轎仆地婦驚而墜有乳媪跨
驢而從急下扶掖拊摩頃之稍定四卒懇拜乞勿言

婦適愛此石欲携去爲搗衣砧乃諭之曰能爲負此
當捨汝四卒欣然聽命共雇兩村氓舁以行趙還京
日始見之亦以石體膩潤取寘書室一日玉工見之
諦玩不釋手石闊一尺長尺有半厚寸餘玉工曰是
可解爲兩屏肯以一見與則可許之召匠攻治中分
焉玉質瑩潔絕無瑕翳而雲林泉石飛鴉翹鷺漁翁
披簑棹舟景象天成絕類王右丞小李將軍山水畫
玉工得一又析爲二先持外邊者示貴璫璫入獻徽
宗大喜命裝製爲屏荅賜甚厚玉工復言所從來詔
索之趙不敢隱亦獻之兩屏相對列于便殿几上他

珍玩皆避席居數月玉工徐出其所祕詣璫曰向兩
屏固美不過各得一偏今吾此物面背如一畧無鑿
削點注之功非歸之天上不可也璫具奏賞賚千金
而頒之因此得提舉常平官以上俱夷堅志

萬延之瓦缶

宣義郎萬延之以貨雄于鄉里初赴銓時見都下有
鬻瓦缶者因以十錢易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嚴寒
注湯頰面畢覆缶出水而有餘瀝留缶凝結成冰視
之桃花一枝也衆觀異之以爲偶然耳明日用之則
又成開頭牡丹一枝次日又成寒林滿缶水村竹屋

斷鴻翹鷺宛如圖畫自後以白金爲護什襲珍藏每
遇寒時輒延客開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前後不
能盡記余嘗預席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
官例遷一職萬遷宣德卽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辰
親友畢集是日設缶當席旣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
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所畫壽星像觀者莫不嗟嘆
以爲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
化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萬氏自得缶之後雖資
用饒給而剥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
家費貲二萬緡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未幾延之

死三班亦入鬼錄餘貲盡為王氏席卷而去餘二子
日就淪替今乃寄食人家衆始悟萬氏之富如冰在
玩非堅久之祥也其年後歸蔡京家云

春渚紀聞

章子厚免於難

章子厚惇初來京師赴省試年少美丰姿嘗日晚獨
步御街見雕輿數乘從衛甚都後一輿有一婦人美
而豔揭簾以目挑章章因信步隨之不覺至夕婦人
以手招與同輿載至一甲第甚雄壯婦人以身蔽章
雜衆人以入至一院極深邃若無人居者少選前婦
人始至備酒饌珍異因問此何所婦人笑而不答自

是婦人引儕輩迭相往來頗衆俱亦姣麗詢之皆不
顧而言他每去則以巨鎖扃之如是累日夕章為之
體敝甚窘一姬年差長忽發問曰此豈即所遊之地
何為至此我主翁行事多不循道理寵婢甚多而無
嗣息每鈎致年少之徒與群婢合爰則斃之此地數
人矣章駭曰果爾為之柰何姬曰觀子之容蓋非碌
碌者似必能脫我主翁翌日入朝甚早今夕解我衣
以衣子我且不鎖門待至五鼓我來叫子亟隨我到
廳事前我當以厮役之服被子隨前騶以出可以無
患矣爾後慎勿以語人亦勿復由此街行也不然我

與若皆將不免矣詰旦果來叩戶章用其術遂免於
難及既貴始以語所厚善者而不欲言主翁之姓名
少年輩不可不知所戒也

投轄錄

蔡太師花園

京師士人出遊迫暮過人家缺墻似可越被酒試踰
以入則一大園也花木繁茂徑路交互不覺深入天
漸暝望見紅紗籠燭而來驚惶尋歸路迷不能識亟
入道左小亭氈下有一穴試窺之先有壯士伏其中
見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
餘輩靚妝麗服俄趨亭上競舉氈見生驚曰又不是

那一箇內一婦熟視笑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
不敢問引入洞房曲室群飲交戲至五鼓乃散士人
憊倦不能行衆婦貯以巨篋舁而縋之墻外天將曉
懼爲人所見強起扶持而歸他日跡其所遇乃蔡太
師花園也

龐元英談藪

汴京旬異記卷之七

汴京旬異記卷之八

大梁李濂川父

陰德

張佛子

張佛子名慶京師人也祥符三年爲右軍巡院吏慶之司獄常以矜慎自持好潔獄日躬勤灑掃至暑月尤數每戒其徒曰人之麗于法豈得已哉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知恤則繫者何所赴愬邪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每爲其徒侮之曰若區區爲此乃欲要福乎慶亦莫之顧也好誦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

爲之齋素誦經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宥之放
之去乃囑之曰若無辜我願以身贖若也坐罪後遇
恩赦旋亦自免其囚獄有譌鞠者慶以至誠疏畫條
令美言以諭之故不訊考而疑獄常決獄官往往屬
意焉其妻袁氏年四十八景祐五年京師疫袁氏染
疾而斃已三日矣尚未殮也忽然而坐不語衆覩以
爲更生踰時徧體流汗遂甦因告其家屬曰我始行
一所穢汙攸聚不覺身在其間乃啓念欲得一清涼
處忽見一白衣端嚴脩長者謂袁氏曰汝不當在此
何爲而來亟去亟去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

汝今尚未有嗣胡爲來此乃以手提袁氏之足拋離
穢汙遂復甦袁氏自念嘗事白衣觀音精虔必有感
應自是里巷人相與言曰信乎張佛子乃獲陰報也
後生子一人曰亨終左藏庫副使孫六人曰洪應辟
爲檢討文字官曰鏐曰鑄曰鐸同登元豐五年黃裳
榜曰鎬曰銳竝預薦開封洪之子公裕公庠同登霍
端友榜咸有文學顯名佛子享年八十有二無疾而
卒以子亨貴贈左司禦率府帥

宋王拱辰撰張佛子傳節畧

李丞相嫁僕女

李丞相沆有長者譽一世僕逋宅金數十千一夕忽

遁去有女將十歲美姿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賣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惻之囑夫人曰願如已女育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成求偶嫁之請夫人親結縭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婿亦頗良具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僕夫婦後歸舊京聞其事淪感心骨丞相病夫婦刲股爲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湘山野錄

王文正焚朝士書尺

真廟時有卜者上封事言干宮禁上大怒令捕之繫獄坐以法因籍其家得朝士往還書尺上曰此人狂

妄果臣僚與之游盡可付御史臺按劾王文正公旦得之以歸翌日獨對曰臣看卜者家藏文字皆與之筭命選日草本竝無言及朝廷事臣託往來亦曾令推步星辰具狀尚存因出以奏曰果行乞以臣此狀下御史臺同問上曰卿意何如公對曰臣不欲以卜祝賤流累及朝臣上怒解公至政府即時焚之繼有大臣力言乞行追究欲因而擠之上令中使復取其狀公曰得旨已盡焚之矣保全者甚衆

王文正公家錄

曾魯公贖笄女

曾魯公公亮布衣時游京師舍於市一夕聞旁舍泣

聲甚悲詰朝過而問焉旁舍生顧視左右歔歔久之
曰僕頃官于某所因其事負官錢若干吏督之急無
以償乃以笄女鬻於商人得其直四十萬錢今相別
有日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謹勿與商人吾欲售之
旁舍生曰業已書券取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
索其券而火之彼不可則恐之曰吾將訟于官旁舍
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中以其女來
吾且登舟俟若於汴京水門之外旁舍生見商人如
公指商人果不敢爭至期而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
旁舟之人乃知公去已三日矣其女後爲士君子配

公位至宰相壽八十及見其子入樞府其曾孫又拜
相蓋遺德所致云 曾魯公遺事

葛蘩日行利人事

大觀中有士人於京師買靴忽見其父葬時一靴在
馬詰之鋪翁云官負携來修俟其復至可問也有頃
其人果來乃士人之父拜之不顧但取靴乘馬而去
士人追隨約三二里度力不可及乃呼曰生爲父子
何無一言見教父曰爾可學鎮江太守葛蘩士人遂
往謁之備言其事因叩蘩何以爲幽冥所重蘩應之
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四或十

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也又問何以爲利人事蔡指
坐間踏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足予爲正之若
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自
卿相下至乞丐皆可行惟在乎常久而已蓋其平日
能以利人爲念故幽冥重之如此 李昌齡樂善錄

林積還珠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既臥覺牀
簣間有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其中又有錦
囊盛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
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

來上庠相訪仍揭其名于室之壁曰某年月日劍浦
林積假館於此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
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其榜即還訪林于
京師上庠林具以告曰原珠固在然不宜私還可投
牒府中當悉以歸商人如教林詣府以珠還商人府
尹使中分之商人曰固所願也林堅辭不受曰使積
欲之已盡爲已有矣竟一毫無所取商人不能強乃
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官
至中大夫子以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費道樞郤奔女

費樞字道樞廣都人宣和庚子歲入京師將至長安投舍於胭脂坡下旅館解擔時日已銜山主家婦孀然傍戶顧客微笑發勞苦之語中夜獨身來前曰竊慕上客風致願奉頃刻之歡可乎費愕然曰汝何爲者何以至此婦曰我父京師販繒主人也我家在某里以我嫁此店子夫亡貧無以歸故冒耻就子費曰吾不欲犯非禮俟入京日當訪汝父令遣人迎汝婦羞愧不樂去費至京他日過其里得所謂販繒者家通名欲相見主人曰客何方人安得與我有故荅曰吾蜀人費樞也比經長安邂逅翁女有說是以來耳

翁躡履出迎曰疇昔之夜夢神告我女將失身於人非遇費秀才殆矣君姓字良是也願聞其說費具以告翁流涕拱謝曰神言君且爲貴人當不妄退而計其夢乃見女之時即日遣其長子取女歸而更嫁之明年費登科官至巴東太守

以上俱夷堅志

報應

李孝壽

至和二年李孝壽爲開封尹以酷暴蒞官輦轂之下無敢議其政者有遊士寓汴河逆旅中偶暴得疾昏不知人者累日忽灑然醒問人曰尹安否曰無恙曰

必將死矣因言夢中憤憤見壁間隱約如一門久而愈明金釘朱戶高明亢爽不覺身在門側排闥而入庭廡閑麗類大官府而寂無一人徘徊甚久聞堂上樂作其聲漸近有女妓數百人自屏後出各執樂器服飾甚盛擁金紫貴人乘涼輿徑至廳事絲管競作喧轟訇訇貴人就坐女妓環列左右忽拊掌一聲悉變爲牛頭阿旁之屬奇形醜貌可怖可愕所坐之榻化爲大鐵牀向來金石絲竹皆以矛鈹鑽物也百鬼爭進剝其衣而碎之屠割焚炙備極慘楚號呼哀苦不忍視移時又復拊掌則鬼復爲妓牀復爲輿以矛

之類復爲金石絲竹貴人盛衣如初奏樂以入吾身進退無所向獨往廡下小室宿焉不復知昏旦度如一日許所見復然如是者三漸玩習不甚懼稍從旁觀之一鬼忽顧曰汝爲何人輒至此將累我逐吾使出且闔其戶因得復生所見貴人乃尹也時孝壽猶無恙已而有疾遂改提舉醴泉觀纔一月果死

李雲孃

李雲孃東京富倡也慶曆中與解普者有舊普待闕寓京師貲囊罄罄竭就雲孃假貸以供用乃給雲孃曰吾赴官娶汝歸由是雲孃傾篋助之無所吝普陰念

家中自有妻與此人處非久計也一日與雲孃極飲橋市夜沿汴河歸普手推雲孃汴河水中詐驚號涕泣因以善言慰其母母罔察其詐既而授秀州青龍尉挈家之官一日普同家人坐有人揭簾而入乃雲孃也面責普曰我傾篋助子子以狠毒害我軀命我今得以報子矣普引劔擊之俄不見但覺冷風觸人舉家大驚後數日州有劫盜普乘舟出捕忽唾水曰汝又來也有一手出水中挽普入水從吏沒水救之不獲次日得尸而滿身皆有傷

祥符舊志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仲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蚤喪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故元祐黨籍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常曰汝以吾爲元祐家故相陵若此時節會湏改變吾家豈應終困邪婦以其語告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乃以爲奇貨即捕張下開封府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涉不道罪應凌遲處死二法吏持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安得有大逆罪尹怒竝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法行刑之日郇王矍然不謂遽至此士驪

與兩弟偕入市曹觀之未幾輒相繼死士驪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自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柰二法吏不肯京後感疾召道士祈禳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滿其上聞人言上帝正臨軒決事項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真此婦於極典甚枉來訴于上帝方震怒汝安得上章道士對曰身為道士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爾又曰適已行遣潭州安置汝可亟還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亡何京貶死於長沙郇王女及吳氏俱至次年卒無子

安氏寃

京師安氏女嫁李祖能觀察之子為崇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大王廟中小鬼也用驅邪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崇憑附語人曰前人罪不至殊死法師大不恕須臾榜問亦廟中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語曰前兩崇乃鬼爾法師可以誅吾為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殞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力不能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術者治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訴者隔世寃也我

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乘吾之出與外人
通伺吾歸陰以計殺我鬼栖栖行求四方二十餘年
不獲近謁白馬將軍廟見二鬼言其詳始知前妻在
此今取命相償即去師無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冤
吾不與治曩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窮期吾今
令李宅作善緣薦汝俾汝盡釋前憤早得生天如何
安氏自牀趨下作蜀人聲音曰諾爲男子拜以謝李
公即載錢十萬送天慶觀爲設九幽醮安氏又再拜
以謝歛然而蘇李舉家齋素將以某日設醮前一夕
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詰責之安氏拱而言曰
諸事蒙盡力冥途豈不知感但明日醮旨當與何州
何人安氏前生爲何姓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則
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道所以言畢又曰有
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
請遂無恙

劉正彥

宣和初陝西大將劉法與西夏戰死朝廷厚恤其家
賜宅於京師其子正彥旣終喪自河中徙家居之宅
屋百間西偏一所素多鬼每遇門開必見紫衣金章
人如唐人巾幘徘徊其中小童拱立於後亦時時來

廳堂出沒爲人害正彥表兄某平生尚膽氣無所畏
獨欲窮其恠乃書刺往謁置於門外少選門自開紫
衣端笏延客入設茶相對儀矩殊可觀詢其何代人
何自居此曰吾居此三百年在唐朝爲汴宋節度使
以爲臣不忠闔門三百口併命此處至此追思雖悔
無及也客曰歲月如許胡爲尚淪鬼錄曰負罪旣重
受生實難非得叛臣如吾者相代未易可脫客曰爲
公徼福于釋氏作水陸會法事以資冥路若何曰無
益也然且試爲之客退語正彥他日呼闍黎僧建道
場於廳事甫入夜紫衣者據坐胡牀而小童在旁凡

執事之人無不見僧獨懼振鐸誦降鬼呪纔出口紫
衣已覺厲聲呼小童曰取命去童趨而前僧即仆地
如爲物搏擊乃告曰我實殺汝焚其骨以囊貯灰挂
寺之浮屠三級下磚隙中無一人知之今不敢隱願
捨我踰時乃醒紫衣與童皆不見問之則不知所言
蓋此童爲僧所殺而死後乃從紫衣者故僧見之懼
至建炎中正彥卒以逆誅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
不已觀者環堵視之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之亦

不對良久血流淋漓昏仆于地巡卒共守伺之日晚
稍蘇乃呻吟悲泣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爲
僦人舁歸既至家遂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盞延醫傳
藥屢旬方小愈家人叩其故全不自覺瘡甫成痂而
不可忍湏臾猛爬搔仍復腫潰纔愈又痒如是三四反
逾年弗瘥殆於骨立舉家憂其不起一日扶掖出門
適舊僕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
施惡瘡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症付
藥可立愈張令僕爲導亟訪之杜屏人問曰頗憶前
歲中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

部江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艤泊月色正明君
策杖登岸百步許得平曠地方命酒賞月俄驟雨令
僕取雨具怒其來遲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柱斧擲之
中其額僕回舟告妻曰我爲主人所擊已中破傷風
恐不得生顧無所赴愬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
疾發作此間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存活宜懇白
主人容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可與人浣濯度日言畢而
死比曉妻舉尸橐葬江濱泣拜君曰夫不幸旅死願
容附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容着汝無夫婦人
畧不顧促使發舟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鄉兼之裹

糧進退無路不如死乃抱子投於江僕既殞於非命
又痛妻子之亡訴諸幽府許償此寃去歲君觸橋柱
時乃彼父尋君始得見也張駭曰是固然矣某此來
欲求藥耳公何自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寘司
職典寃獄茲事正在吾案屢爲君解釋渠了不聽從
自今四十九日當往與君決至期可灑掃淨室張燈
四十九盞寘高座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
滅彼意尚善若滅其半則不可爲矣吾當極力調護
但負命之寃湏彼肯捨則可寘司亦不能強無用藥
爲也張泣謝而歸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

伺於幕中近三鼓陰風勁厲四十九燈俱滅獨一燈
復明見亡僕流血滿面妻子相隨猶帶水淋漓從室
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張即殞仆于地頭縮入項而
死異哉

夏二孃

京師婦人夏二孃死經年忽見夢於其子杜生曰我
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
貫坐謫爲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足
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返纔直三十八錢耳
計今日以往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曩瘞銀

十餘兩在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驢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也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果得銀乃徑詣南薰門待之見麥馱聯翩來其第三驢仰頭相視杜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僕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爲者杜曰此吾母也當償原價以贖其人

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開封府尹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銜其裾應聲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聞豫呼入殿庭謂曰能舉兩足搭子肩上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與給錢杜泣

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贖之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事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歸居贛州爲人說其事如此

以上俱夷堅志

大桶張氏子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因祀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其未嫁女出侍張見其有恣色謂其父母曰我欲娶爲婦父母遜謝張必欲得之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爲定物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隣里交賀曰有女爲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孫念

勢不敵不敢往質問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意也逾年張婚他族孫女誓不嫁其母曰張已娶妻矣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者乎其父復因張與妻祝神回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乃入房內蒙被臥頃之氣絕父母哀慟呼其隣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爲業世所謂忤作行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日穴壁出瘞之而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有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願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

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棺欲取玉條脫女蹶然而起謂鄭曰我何故在此女亦幼識鄭乃以言恐之曰汝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理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以救汝命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之他處以爲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恨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僊鄭當從御妻至永安將行囑其母勿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謁張氏

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往通焉張
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
之乃與僕俱出視之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
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往解張以爲鬼也驚走
孫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血流推仆地立死僦馬
者恐累已亟報鄭母母訴之開封因追鄭對獄具狀
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張實推女
而斃之雜死罪也雖矜奏獲貸猶杖脊竟以憂畏死
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目其事云

清尊錄

汴京勾異記卷之八終



